

凌晨4点,城中村 着火的外地车和两具烧焦的尸体

附近住户称未闻求救声,两名死者身份不明,非附近居民

拆迁过半的城中村,最偏僻的围墙下,前方是一条“断头路”,夜幕笼罩下,少有动静。

但涌现的火光及腾起的黑烟,让相邻的一栋自建楼二楼租户惊醒,“外面起火了,一辆车烧着了。”由于事发地比较偏僻,难以摸着方向,消防车和警车一时都难以抵达,最后,一名租户冒险从2楼跳下,指挥救援人员进入城中村。

大火很快被扑灭,但消防队员在车内发现骇人一幕,车后座有两具遗体,难辨面容,大批警力增援赶到。事发12月22日凌晨4时30分许,位于省城长江东路与和县路交口北侧站塘城中村内。

■ 星级记者 张敏/文 周诚/图



被烧毁的车辆

现场:

轿车被烧只剩下空壳 两人不幸遇难

昨日上午9时许,市场星报记者经多番询问,在这个周边被拆得只剩下残垣断壁的建筑内七拐八绕,才找到了这个已被大批民警封锁的现场。

透过警戒线带,可以看到一辆小轿车被烧得只剩下铁皮空壳,车内设施几乎被完全烧毁,就连橡胶车轮烧得也只剩下钢箍。

尽管离事发过去几个小时,但空气中还是弥漫着刺鼻的焦味,十多名刑警、法医勘察人员正在驻守现场,不断对车辆内部及周围进行细致勘验。

警戒线内,看守的民警脸色凝重,线外,聚集了不少围观的居民,很多居民只反映凌晨4点多听到消防车呼啸声音,却不知发生两人不幸身亡的惨剧。

车后备箱烧了过半,但可以证实这是一辆比亚迪牌的黑色轿车,悬挂的车牌为河南驻马店区域。

讲述:发动机轰鸣十多分钟,未闻呼救声

事发地处在城中村的巷道深处,一侧为围墙,另一侧则是低矮的城中村自建楼。

轿车车头朝南,前方不远处就是断头路,尽头则是一块垃圾堆和菜地。市场星报记者注意到,该车停靠的位置高低不平,车轮陷在凹坑里,紧贴着自建楼的院门。

“跑都来不及,现在还穿着一双拖鞋。”2楼租户赵强(化名)说,他们一行5人租房在此,该轿车就在楼下起火燃烧。

谜团:死者身份不明,排除本地人员可能

赵师傅果断拨打了报警电话,但由于此处地形复杂,巷道纵横交错,没有明确的地点。救援车辆也在城中村外四处摸索。

“最后实在没辙了,我就从2楼跳下来,跑到村口,领着消防队员进来。”赵师傅说,巷道太窄,消防车都无法进入,只能拖着水带展开扑救。在此之前,已有居民摸黑端着脸盆扑救,但没能控制住火情,驾驶室已完全被大火吞噬。

消防部门用了20多分钟后,将大火扑灭。

本以为是普通的汽车自燃事故,

大约凌晨4点,赵师傅就被楼下的异响惊动了,“至少有10多分钟的车辆发动声音”,赵师傅形容像是“车辆发动机启动,轰油门但没起步的轰鸣声。”最后,焦味越来越大,租户都被呛醒。赵师傅发现整车都已着火,从车头不断向车尾蔓延,发出噼里啪啦的炸响声。

“始终没有听到一声呼救声,也没看到可疑人员。”熊熊火焰封住了院门,租户被困在2楼无法逃脱。

火情消除,租户也松了口气,但让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是,借着手电筒光亮,泛着热浪面目全非的车内居然有两具遗体。

“两人都躺着车后排位置,驾驶室里没人。”赵师傅说,车门都是紧闭的,现场情况就显得很反常。

上午10时,市场星报记者看到,两具遗体被抬出,面貌特征难以辨认,身份也无法核实。

在走访该城中村当地居民后,居民表示虽然外来人口多,但抬头不见低头见,都能混个脸熟,但这辆车并非城中村内人员所有。

疑点重重

疑点1:车内人员为何没有呼救?

“如果是简单的车辆自燃,人员应该能逃出去啊!”围观者为两条生命的骤然离世感到惋惜,“如果有人呼救的话,肯定会先救人。”

结合赵师傅反映的“没有呼救声”、“发动机声”、“车门锁着”等关键信息来看,车上人员并没有采取最起码的自救措施。

疑点2:车辆为何停靠断头巷道?

这辆悬挂外地牌照的轿车为何在凌晨4点多“现身”此地,又发生了蹊跷火灾?“恐怕是堵住了,无处可去了。”市场星报记者了解到,该轿车车前几米远停了一辆小货车,在大火炙烤中,货车车尾灯被烤坏。

居民分析,正因为环境所限,轿车才歪打正着停在院门口,后被楼上租户发现异常。

疑点3:轿车自燃是否有纵火嫌疑?

经前期调查,确定了该车主身份,姓马,46岁,河南驻马店人,但警方还未联系上车主本人。

目前,省公安厅、市局刑警支队、区刑警大队均派人到场勘察,并提取了大量证据物品,就死者身份及失火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七成流浪乞讨人员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接受救助 拒绝温暖的“不归人”

案例:

醉汉流浪20年,路人多次叫来民警

身着破衣烂衫,每天早上喝得醉醺醺的“无名氏”在省城百脑汇附近非常“出名”。没人知道这位四十多岁沉默的流浪汉来自何方,姓甚名谁,家中是否有父母亲人。一位老大爷告诉市场星报记者,这位流浪汉在百脑汇附近流浪了20多年,靠乞讨和拾荒维持生存。为了帮助他,路人曾多次拨打报警电话,但他不能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也不愿说出自己是谁,来自哪里,而且每当民警提出要将其送到救助站时都遭到拒绝。

像“无名氏”这样的并不是个别现象。在省城太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往来的人群经常会看到一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乞讨。这位自称20多岁,来自甘肃的女子

被民警送进救助站后,仅仅一天的时间就从救助站出来,再次站在街头乞讨。

救助站:

约七成流浪乞讨人员拒绝社会救助

每年这个时候,合肥市救助站就会上街巡查,开展“寒冬送温暖”活动。据合肥市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流浪乞讨人员愿意接受救助的最多只有三成。乐于接受救助的是一些因网恋、失业、钱包被盗的落难人群。不愿意接受救助的,大多是职业乞丐。

这些职业乞丐,对于救助非常抵触,不愿被送回家,认为救助破坏了他们的乞讨生意。即使被送到救助站,也会偷偷跑出来,再次流浪乞讨。有知情人士透露说,有些流浪人员甚至专门跑到救助站要求提供返乡火车票,拿到票之后再回到车站窗口退票换取取

金。这些人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重复此种行为,行内称之为“跑站”。

对于这类人群,工作人员表示,救助有难度。“现行的救助原则是自愿、无偿,对于实在不愿意接受救助的,我们也只能留下点棉衣、食物等物资。”

专家:

对救助人群进行甄别,有选择的救助

“救助站的主要功能是应急救助,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的生存权。”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邢所长表示,对于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要有甄别有选择,对于不同人群的救助力度也要有所侧重。对于确实生活困难,流浪异乡的人群要劝导其接受政府救助,为其安排返乡或者提供帮助度过过渡期,而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职业乞丐,救助站应保障其生存权,使其不至于冻饿而死。

近日,南京一名47岁安徽籍民工崔某露宿街头被冻死的消息再次引起人们对流浪人员的关注,市场星报记者走访后获悉,像崔某那样,宁愿挨冻受饿也不愿意去救助站的流浪乞讨人员很多,这种拒绝温暖的行径也折射出社会救助的尴尬。

■ 记者 邵华